

莉媛 著

爱从手中滑落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从手中滑落 / 莉媛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680-565-7

I. 爱… II. 莉…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315 号

爱从手中滑落

作 者 莉 媛
责任编辑 丽 玮
封面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读家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xiaorong6596@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彩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3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565-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9

一个明白女人的叙事世界

——莉媛中短篇小说印象

刘炜评

最近两年，我好用“明白人”这个语词说人。我不敢说是一个已经活明白了的人，但在某些事情上，自觉是明白或接近明白的。比如说，在如何和人相处方面和读书方面。我喜欢和明白人共事，更喜欢读明白人的书。和明白人共事，感觉轻松；读明白人的书，感觉清爽。读完了莉媛女士的中短篇小说集，便获得了后一种感觉。

我不认识莉媛女士，直到现在写这篇短文，也未和她有过一次的交谈，只是听李丽玮女士简要介绍过她的生活轮廓，知道她是一位知识女性，多年间走过很多地方，商务之余，又有写作兴趣，涉笔多在小说领域。仅此而已。

但当读完这部小说集以后，我觉得，我和莉媛女士已经很熟悉了。在我的阅读经历中，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此前印象最强烈的一次，是1997年看王小波的作品。数月前在报纸上谈王小波，我说，那是个大明白人。古代作家中，大明白人的代表，是苏东坡。现当代的，多了，鲁迅、胡适、梁实秋、孙犁、钱钟书……王小波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想说的是，莉媛是个明白女人。至少，写小说的莉媛，是个明白女人。至于是否明白到了“大”的境界，姑置不论，说一句不怕惹来众怒的话：现时下的国民中，明白的男人不多，明白的女人更少。

明白不是聪明的同义词。聪明，是智力好的标志；明白，则是识力和把握力都到位的外现。我阅读莉媛的作品集过半，便不由想起了杨绛教授的小说《洗澡》中的姚宓和她的母亲。那对母女，就是真正的“明白人”，世道人心的大波小澜，都逃不过她们慧眼不经意间的一瞥，而她们的心境与行止，又总是那样的优雅与从容。

我直觉，莉媛也属于这类中国女人。我猜想，生活和工作中的莉媛，一定有很好的心理定力，固执偏激，与她的心情和作为，大概是不相干的。这种心理定力的由成，我无法知晓也不必知晓。我所看重的是，在她的小说写作中，这种既成的心理定力构成了一种运思和运笔的优势——一种平和的叙事方式和一种很善于控制布局的叙事智慧。

莉媛不是职业小说家，文学创作之于她，也许只是一种“余事”，或者，是她精神休闲方式之一。收在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最早的写作于1979年，最晚的完成于不久前，时间跨度将近30年。这些大小篇什，即使不是她多年间小说创作的全部，也恐怕是其中的多半了。写作和写作者的关系，历来是多种多样的，但大致说来，约有三种情形，一是职业写作，其主要目的是获得名利上的实惠；二是志业写作，其主要目的是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三是趣业写作，其主要目的是怡情悦性于写作者个人。莉媛的写作，趣业性是第一位的。这样的写作，最少负重感，状态也就最为裕如。凡明白人，都清楚自己最想干什么，最能干什么和怎么着去干，干到什么份儿上。贾平凹知道自己不会是个优秀的农民，也做不了优秀的工人或军人，而一旦进入语言、文字世界，就“朕即天下”了，这是一种明白。沈从文中年以后决意不再撰写小说而转行做起了服饰研究，并最终成为专家，也是一种明白。莉媛的小说写作，类似于在自己的后花园散步或茶叙，同样是一种明白。我的意思决不是说，莉媛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恰恰相反，她的小说叙事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即使与专业作家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我要说的只是，她不肯像路遥那类作家那样孜孜矻矻地营构自己的小说屋厦，而视小说写作为平衡个人精神生态的一种方式，自有她的理由，因而也自然是一种明白的选择。

但是，莉媛的小说并不是文学游戏。在轻松的写作中，她个人对生活的审视、读解和审美的态度，屡屡呈现于字里行间。通读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她的所有作品，就文学质地而言，各篇之间固有精、粗之别，而在情感立场和精神向度方面，却贯通着前后一致的价值秉

莉媛的多数小说作品，氤氲着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她写生意场、股市、饭局、歌舞厅、洗浴中心、网吧甚至殡仪馆；写知青的下乡与考学，写内地人闯深圳，写事业单位分房，写出国签证的喜剧，写海归派在国内的遭际，写夫妻之间的恩怨，写情人之间的纠葛等等，无不紧贴当下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情景。表面上，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都市社会状态的光怪陆离和人际关系的纷纭复杂，实际上所揭示的，却是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时代特征——各种欲望的剧烈膨胀和精神天平的失衡。在《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签证》、《大浴室》、《留学归来》、《股市交响乐》等作品中，作者一再写出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同时也一再写出了欲望到处涌动着的社会由于价值失范和秩序“转频”而导致的种种病态。作者并不泛泛地否定欲望，她所批判的，是欲望的盲目的、无节制的疯胀。在每篇作品的最后，作者都通过情节不动声色地表明了她的立场——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是健康的、合理的欲望实现。这种立场的支配，导致了一种属于莉媛小说的叙事模式：欲望的推动或引导，使主人公们兴奋也使主人公们迷失了自我把握能力，一度成为欲望的奴隶。但生活本身又具有矫正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可能性，多数迷失者，最终都走出了迷失，回到了健康的生活轨道上，从而也就完成了由糊涂人向明白人的转变。古键霖是这样的（《大浴室》）、余大海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的网恋》）、小寇子也是这样的（《留学归来》）。

从对题材和叙事能力的把握看，莉媛最擅长的是婚姻、爱情类小说的写作。我乍读她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追求幸福》（1980年）和《模范妻子》（1983年），已很吃惊。在很年青的时候，她就能把小说写得那么冷静且富于警示性，真的很不简单。前一篇的立意是，如果男女之间缺少更高境界的同志趣，那么男欢女爱的维系力，将是非常有限的。后一篇通过叙述主人公婚后的遭遇，揭示了人性的一个弱点——庸俗而卑下的心理取向和生活方式，可以使人逐渐对耻辱麻木，最终释然于尊严的丧失。她写袁沛对妻子黄薇“嘴里的大蒜味”的感觉，写裴宏亮对耻辱的病态化的“超越”，笔触之细微与笔力之尖峭，并非初学写作的人所易达到。完成于1988年的《爱从手中滑落》，完成于1989年的《心结》和完成于1995年的《觅》，继续保持了这种力度，而生活容量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类作品的价值观统领，依然是对健康的心理状态和阳光的人格境界的呼唤。相比较而言。我最喜欢的一篇婚恋题材的小说，是她完成于2005年的《一个男人的网恋》。这篇作品写

得流畅、紧凑、生动、有趣，既有批判立场，又不失温厚情怀。作者叙说小县城“市井细民”余大海的“网恋”故事，并不是要刻意指出网络世界的虚幻性，而是要揭示人生不能虚幻、生活不能飘忽的事理。作品在结尾写道：“余大海想：尽管小县城的生活是艰辛的不圆满的，尽管自己的老婆是粗糙的不美丽的，但自己和老婆儿子是真真实实地生活着的。”网恋的经历，让余大海成为了一个明白的男人。我想，很多接触过网络世界的人，阅读这篇小说，都一定会有“心有戚戚”之感。

除了《模范妻子》、《觅》、《算卦师》等少数作品外，莉媛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暖色调的。这显然与她对待世界、人生的态度有关。在一个明白的女人眼里，生活是有缺陷的，但又是美好的；人性是有弱点的，但又是具有向善的基质的。所以，她不写乖张、怪异、离奇、极端化的人与事，即使写生活中的丑，也总是同时重视对美的力量的肯定。完成于2004年的《生死体验》是一篇很出色的作品，选材角度别具慧眼，叙述描写很到“火候”。小说讲述的，依然是一个“情境迷失”的故事。但作者对结局的处理，既峰回路转，又情通理顺。追悼会是弥漫着哀伤气氛的地方，莉媛笔下的追悼会，却不仅使人看到了世风浇漓的一面，也使人感到了人心、人情的庄正的和温暖的一面。这样的把握，在莉媛的小说中时有彰显。

在人物性格刻画、谋篇布局和语词斟酌等方面，莉媛都具备不错的基本功。限于篇幅，兹不析言。

文学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很个人化的生活行为或曰方式，但作品一旦发表或出版，就是社会的精神产品了。每个读者都希望看到既有可读性又有美好思致的作品。莉媛是一个明白女人，她的小说呈现的是一个明白女人笔下的意义世界。读她的小说，令人心情温馨，也让人精神清爽。因为她的中短篇，总体上具有“温柔的怜悯”式的品相，这当然是由作者本人情怀和思致的美好所决定的。是为序。

2007年11月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1 | 大浴室

古键霖到了淋浴房，三五下就冲洗完了，往出走时，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大房间摆着十几张合成革的床。床上躺着趴着一些光溜溜白花花的男人，服务生们在他们身上又搓又擦，还有服务生举着长长的胶皮管在这十几张床中间转来窜去，喷头里射出的一股股银色水柱落在那些光溜溜白花花的肉体上。古键霖一时恍惚竟觉得像是光溜溜白花花的肥猪在任人宰割。果然，那里还传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15 | 错位的情感

黄皓望着地上这个瘦小猥琐的男人，仍然无法相信秀丽温柔的馨和他是一对夫妻。多少年来，每次看见馨和他在一起，黄皓就心痛，就抱怨世间的不公平，就想好好爱馨，并给她幸福。现在他听着画大宝的话，明白自己这两天的设想是真实的，不禁大吼：“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骨肉！”

38 | 赤橙黄绿青蓝紫

郭平的最后一句话使曹德宝茅塞顿开。说得对呀！男人更年期就是缺乏雄激素，缺乏雄激素就无法过性生活。

50 | 追求幸福

回到城里，本应感到幸福的袁沛却只感到了瞬间的喜悦。妻子黄薇是个规矩老实的女人，但也是个性格刻板的女人，加上又比丈夫大了四岁多，俨然成了袁沛的姐姐。她不会撒娇，不会嗲声嗲气地说话，甚至在房事中都死板拘谨不懂风情。

61 | 模范妻子

家属院的男人们欣赏地望着习娅婀娜多姿的身影，感叹裴宏亮的艳福。家属院的女人们观察着习娅的时装，如果哪天习娅穿上飘逸时髦的雪白连衣裙，没隔三天家属院里就会到处飘逸着时髦的雪白连衣裙……

68 | 爱从手中滑落

季琿追忆着那天晚上的细节：当时为了谈成那笔进出口批文生意，他陪持有进出口批文的人饭后到歌舞厅玩。一群娇艳妩媚的小姐挤进包间，男人们每人挑选了一个，他也挑选了一个长发披肩的美女坐在身边，他一直喜欢长发披肩的女人。包间里灯红酒绿，男人搂着女人，女人黏着男人，唱歌跳舞，喝酒玩骰子，一直闹到凌晨。季琿觉得自己迷迷糊糊被人扶到一间屋内，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89 | 心结

宾馆的走廊寂静无人，邵凯踩着软软的地毯走到皎皎住的房门口，他伸手要敲门，又想给皎皎一个惊喜，就从口袋掏出钥匙打开锁。他推开房门回身又轻轻地关上，走到床前弯腰想亲皎皎，却看到从被子里伸出了一张皎皎惊呆的脸，一张年轻小伙子困惑的脸，邵凯也惊呆了。

97 | 算卦师

你们看啦，这面落地大玻璃窗位于房间的一个角，底下对着三面大路，不聚财啦。经理的大班台后面是一排书柜，‘书’音‘输’啦，经理背靠‘输’，怎么可能赚钱啦！

105 | 觅

绝经了，四十四岁就绝经了！女人的特征之一消失了！我成为老太婆了！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韵一想到这些，恐惧的头皮发麻。很快绝经使韵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乳房渐渐地萎缩，腰身变粗，肚皮布满赘肉，皮肤也干燥失去光泽。更让韵恐惧的是她的下身不再湿润，与盛做爱变得异常困难……

114 | 最后一次福利分房

杜莉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一套她想要的房子。

拿到新房钥匙的当天晚上，杜莉悄悄回了一趟家。打开家里的大门，屋内漆黑一团，杜莉抬手熟练地摸到门边的灯绳，拉亮了过道的灯，屋子里满是灰尘。她和罗友良的卧室地上依然散落着那朵干枯了的玻璃碎片，厨房的冰箱里摆着两条黄花鱼……

127 | 签证

方舟突然觉得卸掉了一个大包袱，再也不用背签证答案，再也不用发愁到底是去美国还是留在中国，一切都被拒签解决了，方舟感到一阵轻松，她快步走向胡同口。身后，排队等候签证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大使馆。

136 | 生死体验

追悼会开始了。外间的电子屏上滚动闪烁出了窦部长岳母的名字，滚动闪烁出了“永垂千秋”“万古长青”的词句。窦部长岳母的遗体安放在前方，亲属们站立在遗体的左侧，来宾们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大厅，又密密麻麻地延伸到瞻仰厅的外面很远。安桦秘书长主持追悼会，她站在话筒前用女高音读起了悼词。陈兵越听越觉得像是参加窦部长的追悼会，像是听窦部长的悼词。

144 | 作家和他的儿子

黑丑吓得一哆嗦。原来黑丑不知不觉地已经将目光移到了老爸身后的窗外，那儿有棵大树，一大一小的喜鹊正站在树梢上。黑丑正在想：是喜鹊老爸和喜鹊崽子吧！老爸的一声大吼，吓得黑丑立刻将目光收回又盯在老爸脸上，黑丑发现老爸已经怒不可遏了，眼睛都快冒出了火。

152 | 一个男人的网恋

一个星期前，“靓精灵”小女人突然宣布要到小县城看望余大海，余大海立刻慌神了。小县城藏不住秘密，一个年轻时髦的女人来找他，老婆那里还不闹翻了天。任凭余大海怎样劝说，‘靓精灵’小女人坚持要见他，最后，余大海决定他来上海与‘靓精灵’小女人见面。

165 | 留学归来

八月的一天，小寇子怀揣学士文凭，手提简单的行李随奚溪来到深圳。临下飞机前，奚溪又一次叮嘱：记住，我爸要是问起你的工作，你可一定要说深圳很多大公司都打算聘用你的啊。

204 | 绝对担保

刘桦感觉自己大汗淋漓地逃奔在一片荒野里，一群凶猛的老虎咆哮追逐在身后，拼命地逃玩命地奔，咕咚——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里，一个人头兽身的妖艳美女拿着锋利的尖刀要挖他的心，他恐惧地睁开眼睛。白白的屋顶，淡淡的来苏味，一根银色的钢管倒挂着一支玻璃瓶，滴答滴答，液体一滴一滴流下。

209 | 股票中户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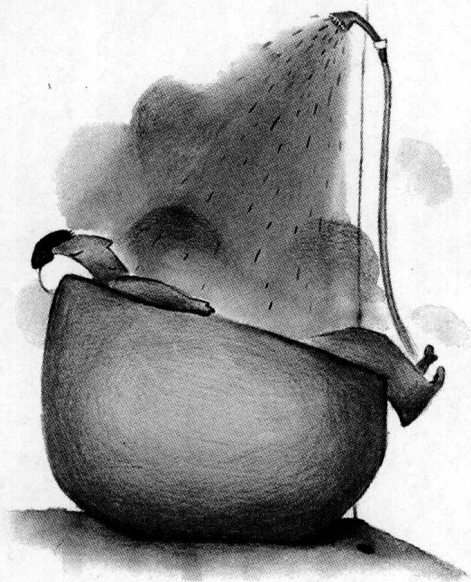
樊凡听了罗莎莎的问话，住了手，想了想说：“你能不能将股票账户交给我做一个月，一个月后交还给你？”

罗莎莎不知樊凡倒底何意，犹豫不语。

“你放心，现在证券公司的制度比以往健全了很多，你的账户是不能直接存取钱的，必须你本人到存管银行的柜台存取钱。所以，你大可放心。”

222 | 股票交响乐

罗莎莎立刻觉得有一股豪气夹杂着神秘在房间里蔓延。股票交易场如同战场，如果一元资金就是一个士兵，张辉竟操纵着一个亿的士兵在搏杀，真英勇啊！罗莎莎钦佩地望着张辉，火辣辣的目光使年轻的张辉羞红了脸。



大浴室

古键霖到了淋浴房，三五下就冲洗完了，往出走时，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大房间摆着十几张合成革的床。床上躺着趴着一些光溜溜白花花的男人，服务生们在他们身上又搓又擦，还有服务生举着长长的胶皮管在这十几张床中间转来窜去，喷头里射出的一股股银色水柱落在那些光溜溜白花花的肉体上。古键霖一时恍惚竟觉得像是光溜溜白花花的肥猪在任人宰割。果然，那里还传出哼唧唧唧的声音。

胡会计心急火燎地推开古键霖办公室的门，“古总，银行又来电话催还贷款了。”胡会计焦急之中竟忘了敲门，直到看见古键霖正对着电话筒窃窃私语，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忌。

古键霖果然立刻用另一只手捂住电话筒，冷着脸“嗯”了一声。“我……”胡会计犹豫，不知是说下去还是退出房间，见古键霖抬起下巴冲门外摆了一下，胡会计知趣地退了出去。

“喂，喂——”话筒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嗨，怎么，银行催款了？古键霖，不要兜弯子了，我都听到了。是想求我帮忙吧？哈哈——”女人的笑声十分得意。

古键霖真想挂断电话。

“我就说你今天抽什么风，居然肯给我打电话。哎，哎——古键霖，说话呀！”

古键霖这时松开捂着话筒的手，棱角分明的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嘉丽，我，我是想请你帮忙。”

“那好，晚上七点在华馥宫大堂见面。”

没等古键霖问明地点，那边“啪”地挂断了电话，古键霖慢慢

放下电话，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唉，被一个女人讥笑、命令，古键霖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这几年来在创业生涯中遭人白眼，受人耻辱，低三下四地求人早已使他习惯了，但刚才嘉丽掌控他的那种得意仍然让古键霖憋气。他攥紧拳头狠狠地砸在办公桌上，桌上的瓷杯噼里啪啦跳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碎了的瓷片在地上发出闪闪白光，古键霖突然觉得自己的企业也许会像这瓷片一样破碎。

他，开始浑身冒冷汗。

再有二十天，公司向银行借贷的六百万元就到期了，可是六百万大部分投在了厂房和设备上，现在生产还处在调试阶段。这个月，公司人员的工资不但欠发，催要材料款的人还坐在接待室里呢。银行不停地发文件催还贷款，不停地派人到公司逼债，并告知：如果还不了贷款，就要将古键霖的企业起诉到法院。看来，公司生死存亡就在这二十天了。

古键霖急疯了。他本不想哀求嘉丽帮忙，所以早在一个月前，就吩咐胡会计准备银行贷款展期的各种文件，自己也托各种关系请银行行长吃饭。一个月过去了，不但银行行长没有约到，连银行贷款科科长也没有请出来。古键霖只好哀求嘉丽了。

嘉丽是古键霖的妹妹，却是古键霖最不愿见面，也最不愿意哀求的人。

古键霖通过114查询才得知华馥宫在市郊的二环路上。

六点钟，古键霖开车离开公司。

正是下班时分，道路上挤满了各种品牌、各种档次的大小汽车。古键霖开着客货两用汽车随着车流慢慢地驶进二环高架路上。他并不急于赶到约会地点，主要是不想比嘉丽早到。这时，他才注意到高楼林立的二环路两边一些没有窗户的豪华建筑物。以前，古键霖也听人说过，时下流行“洗浴”，城里一夜之间像春笋般地矗立了多个豪华洗浴场所。古键霖觉得好笑：哼，现今家家都有热水淋浴器，还跑到外面洗澡，真是有病！他不但没有进去过，甚至都没有留意过。

一栋欧式大楼灯火灿烂，华贵的大理石、精美的浮雕和雄浑的穹顶，使它显得气势辉煌。古键霖看到大门上方的“华馥宫”三个

大金字就将汽车停在门前，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小伙子拿着报话器立刻跑过来，板着脸说：“这里不准停车，快走，快走！”

“我约了人在这里。”古键霖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和颜悦色地说。

保安鄙视地瞥了一眼古键霖的车说：“开走，停到那边去。”

按照保安的指示，古键霖将车停在了停车场的拐角处。走向华馥宫大门时，他看到那个保安满脸堆笑地敬礼、打着手势协助一辆“奔驰”停稳，殷勤地拉开车门，又急忙奔向另一辆“宝马”。真是一个势力的保安哪！古键霖感叹地轻轻摆了摆头，走进华馥宫大门。

门内，六个身穿大红旗袍的门迎小姐，一起妩媚婀娜地向他鞠躬，齐声说：“欢迎光临！”古键霖慌不迭地欠身，拘谨得不知两眼望向何处。已经七点过五分了，古键霖站在大堂中央，富丽堂皇的水晶灯光与门迎小姐旗袍上的亮片刺得他眯起了双眼。

“键霖哥！”

一个摩登女人娇滴滴地唤他，款款地向他走来。古键霖吃惊地睁大眼睛，等她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嘉丽。

嘉丽又摩登又妖冶，走过的地方弥漫着浓烈的香水味，大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这边，古键霖像有麦芒扎在身上，浑身不自在。

“嘉丽，我们另找个地方吧。”古键霖小声说，他觉得自己从骨子里与这个豪华的地方不相称，他更担心自己口袋的钱不够支付这里的昂贵开销。

“键霖哥，这里是一条龙服务。别老土了。”嘉丽一双凤眼瞟向古键霖，扯住他的胳膊走向前台，古键霖甩了两下也没甩脱。

“一个女部，一个男部。”嘉丽趾高气扬地说，熟练地扔给前台小姐一张卡。

前台小姐慌忙捡起卡，看也没看又递回给嘉丽，说：“大姐，请稍等。”态度十分恭敬。小姐摁下台面上的一个金色按钮，很快来了两个漂亮女服务生。

“您好，请走这边。”两个服务生一起向古键霖和嘉丽鞠躬，分别指引两人往大堂的两边。

“洗最好的！待会儿餐厅见啦。”嘉丽笑吟吟地吩咐，她前一句

话是对服务生说的，后一句话是对古键霖说的，说完抛给古键霖一个媚眼，挺胸扭臀地随服务生走了。

“嘉丽，嘉丽……我……”古键霖急了，说好是来商量还贷款的，却洗什么澡。这个女人玩什么鬼花招呢。

嘉丽已经消失在大堂侧门里。没有办法，古键霖只好随着服务生走向大堂的另一边。“每天都在家里洗，还有什么好洗的，还不够麻烦的。”古键霖忍不住嘟囔。

“先生，不一样呀。我们这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有最一流的服务……”小姐不停嘴地介绍。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洗澡。”古键霖嘴上说心里却想：哼，不就是想骗我们口袋里的钱嘛。他不再搭理服务小姐。

到了门口，站在旁边的男服务生殷勤地为古键霖拉开门，带他到更衣间。更衣间早有一个矮胖的男服务生微笑地等在那里，为他打开衣柜门，又递上一条雪白的大毛巾和一条小毛巾。古键霖脱去外衣、长裤。正要脱内裤，抬头发现那个矮胖的男服务生依然侍立在一旁微笑地望着他，古键霖皱起眉头停住手。

“先生，有啥要帮忙？”

“没有！”

古键霖没好气地回答。他不愿意在陌生男人面前袒露自己的下身，于是背过身脱掉内裤，顺手扯过大毛巾围在腰上。

矮胖服务生及时走上前恭恭敬敬地递过一张单子，问：“你洗啥，牛奶还是蜂蜜呢？”他说的是醋溜普通话。古键霖只觉得他说话别扭，根本没听清他说什么，只顾将衣柜钥匙上的皮筋套在手腕，径直往外走。

“先生，你洗啥？”矮胖服务生又追问。

“当然洗最便宜的嘛。”

矮胖服务生的脸不好看了。出了更衣间的另一扇门，他指着左前方说：“那边是淋浴，最便宜。”

古键霖哪有心情洗澡呀，但已经来了，他不由好奇地四处张望，才发现洗浴的人还真不少。洗浴大厅的中央有两个大池子，一个是约五十平方米的长方形池子，旁边紧邻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圆形池子，两个池子里的水翻着浪花，浪花里露出男人们裸露的上身。池子背后的墙是一面大屏幕，上面正放映成龙主演的《新警察

故事》影片，大厅四角也悬挂着电视机，播放着同样的片子。古键霖看见有两扇毛玻璃门，一扇门上写着：桑拿；一扇门上写着：盆浴。不时有人从门里出出进进，年龄大的男人腆着肚子，年纪轻一些的男人昂首挺胸，全都裸露着身子，古键霖看着难为情，不由得又紧了紧围在自己腰上的毛巾。

“嘿嘿，哥们儿，这人的‘小弟弟’可能不雄伟。”

“哈哈——”

顺着声音，古键霖透过水蒸气看见泡在池子里的两个男人指着他唧咕。古键霖听出他们是在嘲笑他围着毛巾。古键霖撇嘴冷笑，心想：我不行，我不行我还生出个九斤重的儿子呢！

古键霖到了淋浴房，三五下就冲洗完了，往出走时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大房间，摆着十几张合成革的床。床上躺着趴着一些光溜溜白花花男人，服务生们在他们身上又搓又擦，还有服务生举着长长的胶皮管在这十几张床中间转来窜去，喷头里射出的一股股银色水柱落在那些光溜溜白花花的肉体上。古键霖一时恍惚竟觉得像是光溜溜白花花的肥猪在任人宰割。果然，那里还传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搓背吗？”走出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生问。

“哦，不！”古键霖快步逃向更衣间。

古键霖换好衣服，来到大堂。他拿出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嘉丽的电话，不由得暗暗埋怨：“女人就是慢，麻烦！”大堂里摆着漂亮的真皮沙发，古键霖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急得心神不宁。

半小时过去了，嘉丽的电话终于打来了。“键霖哥——你在哪里呀？”声音非常甜腻。古键霖已经听惯了嘉丽说话尖酸刻薄、盛气凌人，现在她娇滴滴的声音简直让古键霖头皮发麻。

“在大堂。”

“喂，你在大堂干吗？”嘉丽声调猛然提高，娇滴滴的声音消失了，“快上来！五楼！”

古键霖在大堂寻找电梯门，没有；又找楼梯口，也没有。他急忙询问服务生，服务生指指古键霖刚出来的男宾部。古键霖疑惑地又走进去。

“请问，怎么上五楼？”古键霖迎面碰上更衣间的矮胖服务生，

就问。

“换衣服。”他指了指更衣间。

“我问怎么上五楼？”古键霖黑下脸。

“换衣服再上五楼。”矮胖服务生也不耐烦了。

“真是莫名其妙。”古键霖嘟囔着气乎乎地走进更衣间，无可奈何地又脱去外衣长裤，换上浴室提供的短衣短裤，这才在服务生的指引下上到五楼餐厅，走进嘉丽订的包间。

嘉丽一个人在包间里点了菜要了酒，正自斟自饮，桌上的一瓶五粮液已经下去四分之一。她也穿着浴室的短衣短裤，头发蓬松地挽在脑后露出精心化妆的脸。看见古键霖进来，嘉丽兴奋得两眼放光。

“键霖哥哟，你永远是怎么英俊潇洒！”嘉丽飘到古键霖身边伸手摸他的脸，“想死你了，键霖哥。”

古键霖惊出一身冷汗，连连后退几步，厉声说：“自重点，不要这样。”

“不要厉害嘛，键霖哥。怎么，还生我的气呢？”

嘉丽的话勾起古键霖从心底对她的厌恨，不由得冷笑一声说：“哼，你是谁，我哪儿敢呢！”

嘉丽的脸骤然涨得通红又由红变青，她瞪圆了丹凤眼，“古键霖，你别他妈的讽刺我，我，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恨我，古键霖……你……”

“没有。”

古键霖压住火违心地说。他在心里一再告诫自己：千万，千万不要发脾气！他不想得罪嘉丽，不想得罪嘉丽认识的那个银行行长……他的企业已经得罪不起任何人了。他口气温和地说：“哎，吃点东西吧。”

嘉丽闻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抓起酒杯又喝了一大口，丹凤眼湿润了，“古键霖，噢，键霖哥，我也不容易，我……”

“唉，不说了，先吃饭吧！”

古键霖眼瞅着满桌佳肴，没有一点胃口，只觉得牙疼胃难受。自从成立公司开始，古键霖的胃就一直不舒服，这段时间又着急贷款展期的事，连牙也疼起来了。嘉丽根本没留意古键霖吃不吃，只顾自己吃两口菜喝一口酒。古键霖看着嘉丽这个吃法，知道她心里